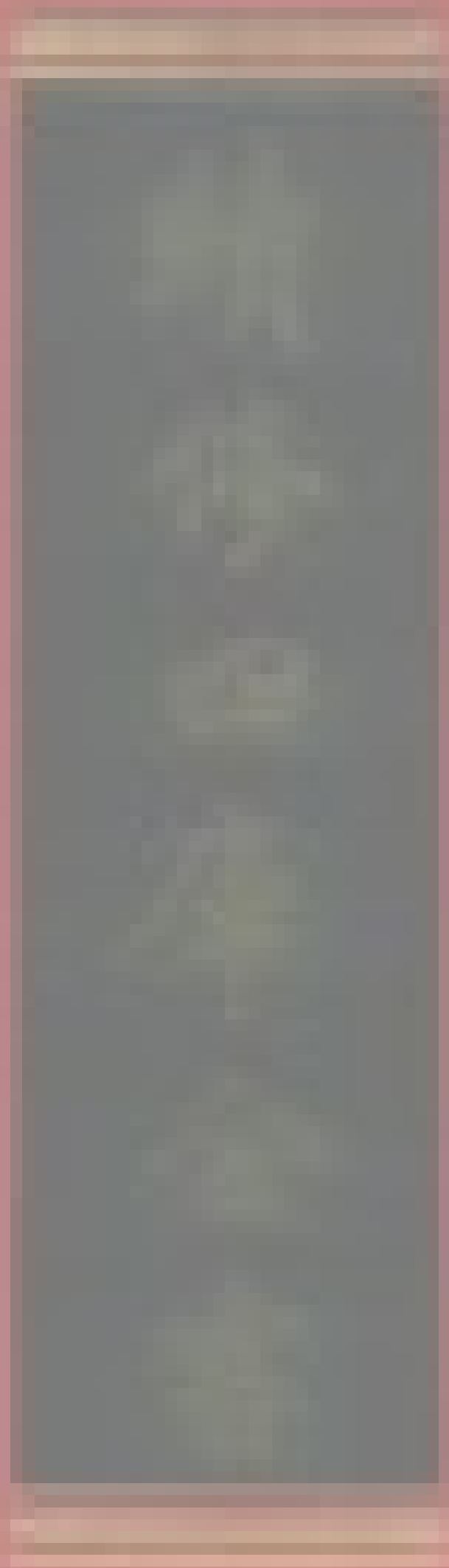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二六・子部・雜家類

篷底浮談十五卷附錄一卷〔明〕張元諭撰……………一

千一錄二十六卷〔明〕方弘靜撰……………九九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十一卷〔明〕羅汝芳撰〔明〕熊 儼輯……………四九五

蓬底浮談

〔明〕

張元諭 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董原道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九〇毫米寬二八六毫米

蓬底浮談序

玄覽正名
繼淳於特著之

源老遺稿

蓬底浮談序

矣風行水上曰渙言天下之至柔也。四以柔順居止卒能佐九五濟天下之渙以成光大之業焉。公茲談也適於舟中得之逍遙水上謝脫塵垢脩然有憑虛御風之趣宜其遐思睿構旋吐旋露著為確然不易之正論也。曰浮談者公之自名則然爾然乎否也。豈非日當鉅任以襄贊

昭代文明之治其執此以往學者將洽德飭躬博聞詳說以趾芳先哲而造六經四子之淵泓尚於是究心焉若徒以資博物供談柄而已也則亦淺淺乎論文矣。豈公立言意哉。於是授雲南守董君原

蓬底浮談
道刻之而僭序其管云

大明隆慶四年庚午季春吉旦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

前奉

勅提督湖廣學政副使監察御史吳

撰

蓬底浮談卷之一

蓬底浮談引

隆慶改元北上往返舟中自夏徂冬凡五月蓬窓
唯貯經史百家及携黃項揭諸生而已晝日清閑
無事或整襟危坐或展卷泛觀或彼此辨論有臆
有疑有得輒書于冊以備遺忘之官永昌復于暇
日類別之將就正于有道也自以得之水上而妄
論亦如流萍飄梗泛泛悠悠不根着于理道故命
之曰浮談云耳隆慶戊辰十有二月丙午浦江張
元諭伯啓識

蓬底浮談 卷之一

談道

貧賤富貴命也然而有安貧賤處富貴之道焉故君
子不委於命也吉凶悔吝數也然而有趨吉避凶
免悔去吝之理焉故君子不泥於數也
天下之事難之則無不易易之則無不難
誠者純篤一心而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詐者機械百
端而不能欺妻子愚童僕
言不必信此其所以常信夫子答昭公知禮之問答
魯大夫辯而牀之問是也行不必果此其所以常
果夫子之去齊去魯是也

貪者常不足非不足也心無厭也廉者常有餘非有
餘也所領約也獨羅冲以車馬衣糧貽君平君平
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富
子貧何謂有餘君平曰吾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
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無所用
之非有餘乎亦可謂自得之名言矣若聖賢則素
位而行貧富皆無與於已浮雲之過太虛耳舜之
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周公之勞謙下士赤烏凡几
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是也蓋窮則
進德脩業惟日不足達則一夫不獲時予之幸於

蓬底浮談 卷之一

二

貧富奚有哉君平之有餘又不足道矣
龜之上著之筮皆所以決疑耳若真知其必欲而無
疑固不待卜筮帝曰官占惟先敵志是命於元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
吉是也為善必吉作惡必凶又不須卜筮南蒯將
叛筮得坤之六五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
然必敗夫易不可以占險是也故志定者鬼神不
能違作善者鬼神不敢違是以君子先言人事而
後言天道先言得失而後言吉凶
人知利之害身而不知名之害身為尤甚故老莊善

於逃名而望賢則身名俱全矣君子必欲身名俱全其惟有而不居矣乎有而不居者吾夫子所論持滿之道是也

容忍足以成萬事福急不能勝一人

或謂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未必皆驗予曰心逸日休非祥而何心勞日拙非殃而何故不待驗之成敗也矧天之既定毫髮不差若堯舜禹湯文武之福流百世桀紂秦政之覆宗滅祀皆其彰明較著者也又焉可即一二事未定之天而遂尤其不驗哉

蓬底浮談 卷之一

三

陸務觀曰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觀身後福報若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耶真名言也三復之令人自愧但謂士人常事猶爲未廣彼農工商賈之爲善獨非常事耶

匹夫有志則雖強不能易其志主蠲自經是也微物有靈則雖智不能用其詐羣鷗飛去是也

治已貴剛剛則奮發而不怠接物貴柔柔則含忍而少禍

渾厚而無分辨是模稜也非渾厚也謙孫而無節介是諂媚也非謙孫也寬仁而無剛斷是姑息也非

寬仁也聰明而無識見是臆度也非聰明也簡易而無執持是闊草也非簡易也

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一毛梁武帝不用義牲謂之仁不可也而周公之誅管蔡石碯之戮其子謂之不仁可乎諸嬖臣與崔杼之難趙盾重君之城謂之義不可也而伊霍之廢主公孫申之後君爲之不義可乎魯之郊禘昭公之習儀謂之禮不可也而舜之不告而娶夫子之微服過宋謂之非禮可乎雖子王孫啓之料楚必敗張趯之度晉將卑謂之知不可也而舜之不逆象詐竊武子之邦無道則

蓬底浮談

卷之一

四

愚謂之不知可乎尾生之期人直躬之證父謂之信不可也而解揚之給楚驪寄之賣友謂之不信可乎故行當酌乎中理貴論其至

君子之成心與小人之私心有間矣以言乎害道則均也

君子動而畏禮法故人亦畏之小人動而侮禮法故人亦侮之

好異者詭人也其心僻好飾者夸人也其心浮好勝者傲人也其心驕好奪者貪人也其心侈好察者纖人也其心隘好動者躁人也其心淫好談者淺

人也其心疎好僞者詐人也其心誕好俗者鄙人也其心陋好訐者奸人也其心險好辯者矯人也其心誣好亂者凶人也其心狠觀其所好而小人之情狀思過半矣

士夫之大節不過進退二字有一毫苟且之心即流於鄙夫無所不至矣

莊子記夫子之言大抵多誣惟人間世篇人臣之事君也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人子之事親也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其言純粹似出於夫子好勝人者必自屈者必伸

蓬底浮談 卷之一 五

莊生記子貢之言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有味哉真子貢之言也然非子貢之可及也程子謂顏子非樂道也意亦相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聖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六合之外聖人所不知也將焉得而論之哉故道在邇而事在易高談玄遠無益也

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有味哉其言早推之於人則寐極方寤至所謂夜氣是也故即夜氣足以見人之心

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吾心莫非仁也無所感觸而仁無所見矣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生焉則吾心本具天地生物之心者於此可見故即惻隱亦足以見人之心

度事而預謀不如隨事而曲審慮人而用知不如因人而善處

子美避難以行不徑不竇而夫子則微服而過宋申生不逆父命坐以待烹而大舜則蓋井必出焚廬必下故權以酌輕重而後中道得智以觀會通而後典禮行明於小而暗於大泥乎常而忽乎變非

蓬底浮談 卷之一 六

君子之至德也

韓非辯者也故死於說梟錯智者也故死於謀尾生信者也故死於諾申徒狄介者也故死於憤黔婁潔者也故死於餓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蓋物各用所長而終以所長困羝羊持角喜觸故其羸亦在角也苟使學而知道權而得中則所長為懿德矣豈徒殺其身而不足以成仁乎是以君子莫先於務學

居家貴儉儉可以久居交友貴淡淡可以久交必然之勢也

范滂將就刑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吾未常為惡非至論也夫君子之必為善而不為惡也非曰為善有福故為之也非曰為惡有禍故不為也矧善非一端道不易盡論語曰邦無道危行言孫中庸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君子之愛身以存道固如此范公處危亂之世詭譎然自相標榜以犯小人之怒則禍由自取非善之善者也為善之未至也而歸咎於為善不亦過乎

世間禍雖多端不過貪之一字故弊於豔姬竭髓者蓬底浮談

卷之一

七

貪乎色者也敗於黷貨無厭者貪乎財者也滅於寵祿大過者貪乎位者也殺於為人所忌者貪乎名者也唯好善若饑渴孳孳不已則有益無損君子不謂之貪矣夫子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其斯之謂與世不務貪其在我易得而無禍者而務貪其在外難得而有禍者殆亦不思云耳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吾儒以理制欲則私不害公人不蔑天一人之情乃天下之達道所以通之萬世而無弊也釋氏欲并其欲而去之反為一人之私而天理人倫亦因之以墮敗矣其賢智者之過與

故夫婦之淫非也節其淫而夫婦之道得矣遂不娶妻豈天地生育之性乎飲食之過非也節其過而飲食之道得矣遂不血食豈祭神養老之禮乎至若去君臣離父子塵劫世界而欲禪定以為潔皆起于一念惡人欲之心而不知以理制之則人欲聽命于理固不待盡去而後為無欲也故聖人以理制欲則人亦天也私亦公也釋氏屏除人欲則雖棄親出家謂之自私則可耳不可謂之無私也聖人太公順應則靜固靜也動亦靜也釋氏坐禪求定則雖心如死灰謂之滅性則可耳不可謂之定性也

蓬底浮談

卷之一

八

或問心性情何以辨子曰心性情非三物也不可大辨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則是情之無所偏倚便謂之性故即情之善遂可以知性之善非情外別有所謂性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二人心也蓋性即是心程子謂心如種焉仁則其心是也非性外別有所謂心也若以心為性則心是性猶室廬人為一物以居郭郭

情爲臨陣之軍則是心性情各爲一物心特主之云耳離而爲三者矣至以寂然不動爲性感而遂通爲情亦有病夫指喜怒哀樂之未發爲性是矣而謂未發非喜怒哀樂可乎是專以感爲情不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已動者也而爲仁義禮知之端是專以寂爲性亦不可也

居危亂之朝而委曲以自全不如退而遂志也當紛華之地而勉強以自制不如避而靜處也

聖賢善善長惡惡短善則取之揚之惡則遏之隱之是天道也故曰順天休命今君子惡惡過嚴是以

遜底浮談 卷之一 九

可

已律人也何其不恕乎陽明先生曰好字元是善字惡字元是惡字可謂警語令人惕然矣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先儒釋之曰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卽是太初大一也言哉言乎其深於易者乎夫混沌之初惟此元氣耳更無別物又有何理觀周子太極圖上一圈分明是一箇混合未分之象可默識矣朱子乃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不知未有天地理將何所寄着耶夫理者條理也天地之一陰一陽一剛

一柔闔闢動靜施受消長粲然有條則指爲天地之理萬物之親上親下或飛或走形形色色生生化化粲然有條則指爲萬物之理故書傳凡謂之理皆假借之空名也有此物而後有此理也今既指爲天地萬物之理矣何以反在天地之先耶矧兩儀曰生則猶父母生子天地生物實有物以生之豈有假借本無之理而能生陰陽實有之氣者乎然則氣何從生虛生氣程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是也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雖然朱子嘗曰太極只是一塊氣又曰陰陽五行錯

遜底浮談 卷之一 十

一

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着其言至矣何所論又若彼豈其未定之論耶故君子從其是而舍其非庶乎善學朱子者也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乃言率性之謂道何與予曰聖賢論道有指天道言者有指人道言者一陰一陽之謂道天道也率性之謂道人道也繼之者善性之未雜於物成之者性性之各足於己卽天命之謂性也朱子論率性之謂道是矣而其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似覺未融夫混沌之初一氣耳分陰分陽則一往一

來推遷不已而歲功著一施一受孕育無窮而品物生造化之能事畢矣故一陰一陽便謂之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尤為明白易知不待註釋也本義乃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是陰陽之外別自有理而陰陽不足以盡道矣夫子何以不曰一陰一陽之理謂之道而直曰一陰一陽謂之道耶或曰程子謂陰陽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其說何如予曰凡天地間有形象聲色可聞可見者皆陰陽之粗迹有形在下者也故曰形而下若陰陽則推遷變化默運于於穆之表超乎形而不可窺矣故曰形而上非陰陽之外別有形上之道也故成象成形為寒為暑者陰陽也而象形寒暑特陰陽之著見者耳謂陰陽專在於象形寒暑不可也程子謂離了陰陽使無道其言至矣而指陰陽為形下殆泥於陰陽之粗迹者與故大易未嘗分理氣宋儒以理為精氣為粗以理在氣先氣居理後求之太深者也

蓬底浮談

卷之二

十一

蓬底浮談卷之二

談理

天之輕清上浮似乎虛矣然其運行周密無一物足以間之不亦實乎地之重濁下凝似乎實矣然泥滓之中五氣潛行雖頑石氣無不透不亦虛乎故曰陽奇而實陰耦而虛虛者能受實者能施此之謂也

陶弘景記黃帝之言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水也臆度之言也夫海嶽皆地也水就下者也又焉能上升而包天哉說者謂水載地天包蓬底浮談 卷之二

蓬底浮談

十一

水亦不可盡信夫浮動無常者水也水既載地焉能常靜而不動乎故但謂之天包地外謂之地中有水庶乎其可據也

左氏稱有神降于莘非也天曰有曰降必其憑物以作聲駭人而為異所謂妖也怪物也非神也是故有天地之神禮曰天神地示是也有百物之神禮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是也有祖考之神禮曰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悽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是也故山川之

之靈能見怪物者為神而怪物非神也天神降地示出非有物以降出也受祿于天保佑命之非錫以言也念茲皇祖降庭止非形於庭也豈弟君子神所勞矣非有以撫綏之者也中庸謂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詩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是已豈其有形可見有聲可聞而共知其降哉今內史過則曰國將興神降監其德將亡觀其惡左氏則曰有神降于莘神賜號二王何其陋歟惟史闕謂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雖不知降莘者匪神而言則至矣

蓬底浮談 卷之三 可
左氏載齊侯使之彭生殺魯桓公并殺彭生後齊侯田于自公室大夫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射之豕人立而啼懼而墜車又言作有為鄭人相驚以伯有皆誣也夫人死體魄漸化必無再見之理獨其氣尚靈故祭則來格耳卒死者氣盡而不散因而為厲者有之若謂彭生能復見其形伯有之為厲也人見其形而相驚是體魄不化也世豈有是禮乎若子書載杜伯死後三年日中乘車馬衣冠挾弓矢而射宣王則又因彭生之事而附會之者也

或問陳希夷辟穀煉氣居華山靈臺觀多閉門卧經月或百日起周世宗閉之空室中數十日猶熟睡未醒非仙而何予曰此胎息也說者謂術家習閉氣而吞之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曰胎食故能不食而生猶蛇更蛰理似有之龜之不食亦猶是也然納龜於空器中歲久亦斃則知胎息亦不能持久不食也列仙轉稱辟穀者復言飲水餌松子或餌木黃精則術家之辟穀亦非純然不食者矣史載希夷之卒壽亦不長是胎息者未必長生猶蛇更蛰而不壽也傳乃稱王真胎息胎食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其不經之論乎

蓬底浮談 卷之三 可
今世士夫多事燒煉之術往往被術士誑財至囊不悔也而京師為甚貪心無厭相率成風其衰世之習乎昔同舍生有以丹術授胡宿楊楮實舜卿者三公取視術士有以丹術授胡宿楊楮實舜卿者三公皆不願學是丹訣縱有之君子不屑也而況於終不可成者乎若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憇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鼠於佛齋中啣一書欲出視則丹書也先生如其法煉月餘人見其屋有

光以爲火往救非火也因不復煉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是言不可盡信夫謂腹中不可着此似矣得丹書而必試之又何足以爲明道乎

莊子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列子曰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亦豈言造化者也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大極也但周子要之於主靜以立人極而二子卒歸於荒唐故爲異端耳

山川之氣蒸則爲雲爲霧爲雨陽氣蟄於地中奮則蓬底浮談

卷之二

四

爲雷爲霆星麗於天隕則爲石夫雲雨雷霆天也而本於地石地也而隕於天由是知混沌之初皆氣耳張子所謂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是也於是輕清者上浮而爲天重濁者下凝而爲地張子所謂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是也天施地生聚則爲物散則氣復歸於天質復歸於地張子所謂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是也至所以主宰綱維乎是者則神妙而不測矣此其所以亘萬古而不息也張

子謂天之不測爲神又曰運於無形之謂道是也然天地萬物莫非氣之充塞而理寓其中但無形跡可求耳張子所謂有無顯隱通一無二是也是正蒙之論造化亦至矣惟偏重於氣頗近漢儒太極元氣含三爲一之論而發於深思亦費詞說故不如太極圖之簡易明白今學者有所持循以入道耳孰謂正蒙可以淺近窺哉至一神兩化造化良能之說則獨闡精微發前聖所未發者也

或問永樂間命西僧尚師哈之麻於靈谷寺建壇設齋卿云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蓬底浮談

卷之三

五

畢集一夕檜栢生金色花遍於都成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楮蓋旋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然則果有佛與子曰佛家不娶妻而禪定其精凝結不散則發爲舍利或者有之至死日縱成尸解亦體魄僵仆不知運動決無再能變現之理今青鸞白鶴金仙羅漢種種皆現識者謂哈立麻特善幻術一言盡之矣漢書西域傳稱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是幻固西方人之素奇者也由此言之則世所傳雨花臺點頭石之類非

誣也皆幻術也或曰後數千

太宗皇帝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次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命尚書呂震等齋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亦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豈皆幻與予曰皆使臣寺僧因

太宗皇帝之信佛學略立麻之術而為之至復命又

遜底浮談

卷之二

六

可

從而附會潤色之故的的若是耳若謂菩薩羅漢果能出現此必無之理君子謂神仙果能飛昇天上實無著處假使諸佛果在恐天上亦無着處也故人君當慎所好上有好焉下必有甚焉者是以漢武帝好長生而羣臣聞空中呼萬歲者三宋真宗好祥瑞而天書屢降乃知永樂間諸佛變現非番僧之幻術即羣臣之附和也大臣以道事君不能諫止而復以為祥揚士奇呂震王彰諸公不得辭其罪矣

或問祭城隍之神何如予曰城隍之祀不經見於

後世唐郡縣咸祀城隍宋則中令謁見先於他神祈禳報賽俱在城隍社稷雖尊唯以令式從事而已我

朝祭厲壇以城隍主祭郡縣官蒞任必謁神與誓至朔望復行謁見禮比宋為尤重矣昔張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況自有城隍在或問見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狹載在祀典今州縣祀社稷最正是其意以城隍亦當毀也但拘於祀典耳予謂古人既祭地祇復祭嶽瀆之神以嶽瀆為地中之巨物也今城隍為郡縣之巨物則祭社復祭城隍禮以義起似亦無害但城隍之神猶之嶽瀆之神唯取其靈耳初無形體可據也而像之廟之何哉

遜底浮談

卷之二

七

丙

國初封城隍以帝王侯伯之號三年詔定鎮海濱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改題曰某處城隍之神則塑像立廟之無為其當毀明矣

其事言其事凶其人壽其夭其時有禍其時有福世人之術數也然而有驗有不驗者天之不可盡臆也惠迪吉從逆凶祿神壽繼欲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吾儒之術數也然而得之不

喜失之不憂重其在人者耳其斯為君子知命之學乎

古有廟祭無墓祭靈其魂而不靈其魄也秦始皇起寢幕側陋矣至漢則時節上飯陵所宮人隨漏聲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陵百官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益為無謂嗣是墓祭不改相沿至今噫後世不從先王之禮而從秦禮不獨墓祭為然也可勝慨乎

五時立祠不經甚矣其秦文公之罪乎郡縣立廟蹟

蓬底浮談

卷之二

八

祀甚矣其叔孫通之罪乎

或問周公之禮父在為母杖期尊無二上也兄弟之妻無服推而遠之也後世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嫂及弟婦皆有服今制父母皆斬何如予曰父母之恩一也易稱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亦無尊卑之別是

高皇帝之見獨超萬古者也豈可泥於周公而嫌其或過哉若兄弟之妻無服亦非人情之所安苟以別嫌明微為至則男婦與舅亦有嫌者也其可以無服耶故嫂與弟婦有服其始人心之不能自己

者乎

或問孔叢子記子思子告齊君有先君生無鬚眉之說祖庭廣記稱先聖四十九表亦未嘗及鬚今學宮所刻聖像謂作於吳道玄鬚鬢甚盛未知何者為是予曰吾不及親炙夫子又焉能知其有鬚與無鬚哉先儒謂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箇孔子學孔子者舍畫像而求之鄉黨可也且吳道子畫觀音後世稱之君子謂世無見觀音者何以知其善畫乎其畫聖像亦畫觀音之類耳未必實有所據也

蓬底浮談

卷之二

九

祖庭廣記稱聖人四十九表是以形體為聖人其陋甚矣而謂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緣左氏有文在手之說而傳會之也理之必無者也尤為可笑緯書謂胸應鉅鈎文在手言胸骨方手之文理如鉎也雖未知其核否然而猶為近理若祖庭廣記謂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皆無理之言也童子惑之矣

觀天之道觀其律與恒而已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無一息之停也而其盈虧朧朧遲速升沉終歲如一月焉觀一月而一歲可知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無一時之已也而其生育收
成閉藏啓戶萬古如一歲焉觀一歲而千萬歲可
知故理有常而不易氣相禪而不窮推之人與萬
物莫不皆然

造子午針之法造成離火時用水淬其本而火鍊其
末故本居北而南指子嘗水淬其末而火鍊其本
卽變而指北矣又嘗木磨其本而金磨其末則本
居東而西指木磨其末而金磨其本則本居西而
東指氣類之相從其感通之妙如此

螭虫予叔祖親見之言其形大如鷄頗有羽翼始聞

蓬底浮談

卷之二

十

雷震踰時雷無聲而此虫墜以爲神也召道士用
香湯沐而送之飛數丈復墜而終斃矣蓋陽氣蟄
處其氣盛者凝結而爲虫然不能如人物得陰陽
生育之全氣僅成形質是以隨雷而奮不踰時而
終墜耳世所謂雷公者必此類也由此推之則雷
斧必陽氣凝結未能成生物僅有形似故墜地而
成物依稀若斧卽星隕爲石之類也故蟄之盛者
成虫則已能運動近於生物其次成斧則有質無
知其次氣微不能成物發爲輕雷而已故曰獨陰
不生獨陽不成蟄乃純陽之氣故雖凝結爲虫而

終無知識未免速斃也其獨陽不成之驗乎

或問無鬼論何如予曰記稱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
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登高懷愴此百物之精也
神之著也言人死雖體魄漸消化成野土而氣則
發揚於上是吾人之精靈不散者也易稱游魂爲
變季札言魂則無不之也杜弼所謂形墜魂游往
而匪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也是之爲鬼耳
真西山謂人之神曰鬼朱子謂鬼神固以理言然
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
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是也然謂之游謂之發揚

蓬底浮談

卷之二

十一

于上則是升于空中故古人祭則降神亦有升屋
以昭魂者非陰府之謂也謂之變謂之昭明登蒿
懷愴則是形化神留無而非有故造主以棲之祭
復假尸與裳衣以接之中庸所謂視之弗見聽之
弗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已其有形
能語皆魑魅魍魎之類土木禽獸之怪也阮瞻論
無鬼是不知氣之尚靈者也晉書紀有客通名詣
瞻寒溫畢聊談名理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
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
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